

---

海得拉巴 — ICANN 董事会和缔约方机构联合会议

2016 年 11 月 6 日 — 11:00 至 12:30 IST

ICANN57 | 印度海得拉巴

史蒂夫·克罗克

(Steve Crocker):           大家早上好。缔约方机构联合会议 —

发言人（姓名不详）：       （不在麦克风前。）

史蒂夫·克罗克：           不，是缔约方，不是吗？

发言人（姓名不详）：       （不在麦克风前。）

史蒂夫·克罗克：           有多方。

— 还有 ICANN 董事会。和往常一样，我们尽量直接进入实质性问题。我们不控制网络上的内容，但我们尽量控制会议内容。

所以让我们免去各种程序，直接进入正题。

保罗，这实际上是你和你同事的会议。介绍，组织，然后继续。

---

*注：下文是通过音频文件转换而成的文本文档。尽管文本记录稿基本准确，但某些情况下会因音频不清或语法修正而导致部分文本缺漏或有误。本文本的发布旨在作为原音频文件的补充资料，不得视其为权威记录。*

---

保罗·迪亚兹 (PAUL DIAZ): 非常感谢你, 史蒂夫。

感谢大家参加会议。我们已经和员工分享了我们要提出的问题, 员工也分享了你们的主要顾虑。为了让大家的信息对称, 我们的副主席, 萨曼莎·德梅特拉 (SAMANTHA DEMETRIOU) 将介绍我们的问题, 这些问题与董事会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密切相关, 那么接下来请萨曼莎讲话。

萨曼莎·德梅特拉:

谢谢保罗。我是萨曼莎·德梅特拉, 来自 FairWinds Partners。大家都知道, 这是 IANA 移交后的第一次会议, 在完成了如此重要的任务和繁杂的工作后, 社群正在开始回到 ICANN 常规业务的正轨。

我们认为, 在移交后环境中, 在新的 ICANN 领导层之下, 我们有机会变得更好, 把工作做得更出色。

董事会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主要是: 为了让移交能够奏效, 董事会和 ICANN 组织需要做些什么? 第二, 董事会、ICANN 组织和社群需要共同做些什么来提高公众对我们工作的信任和信心?

正如保罗所说, 我们想要提出并与董事会讨论的话题与这两个话题密切相关, 所以我们想把今天的会议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解决第一个问题, 第二部分解决第二个问题。好吗?

---

在开始第一部分并回答问题 1 时，我们想讨论几个关键话题。这些话题是：跨社群工作组在政策制定和 ICANN 社群中的角色，跨社群工作组和政策制定流程工作组之间的资源分配，以及我们共同承担的工作的可管理性和志愿者疲劳问题。

史蒂夫·克罗克：

谢谢。你列出了三个问题，但我认为它们可以分为 CCWG 问题和志愿者问题，我认为我们要分开处理它们。

我认为有些人想要讨论跨社群工作组，我先来简要介绍一下。

跨社群工作组概念在几年之前开始流行，已经被运用过很多次了 — 这实际上是一种进步，一种积极的进步，同时，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它也引发了你们询问的一些问题。

问责制跨社群工作组是一种 — 也许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安排，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花费了很多钱，某种程度上有点像是接管。

我们目前在与社群一起研究跨社群工作组在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成熟组织方面的角色。

尽管修改后的章程规模很大，但我认为并没有提到跨社群工作组，工作组的特权和权利很少，从这一点来看，这是一种特别机制，一种良好的机制，但我们现在来看权力结构时，它实际上仍然取决于章程组织，也就是 SO 和 AC。

---

当然，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是成本结构，我们一般认为，运行一个 — 我把它称为普通或者 — 大家知道，运行一个 CCWG 的成本应该来自现有资源，除非采取了特殊行动，确定有需要并通过相关的预算流程。

那么我就简单介绍到这里，董事会的其他人还想补充吗？你们指出 —

发言人（姓名不详）： （不在麦克风前。）

乔纳森·罗宾逊

(JONATHAN ROBINSON): 史蒂夫？我是乔纳森。我准备讲一点，但我想让董事会的同事先讲。

史蒂夫·克罗克： 我觉得你可以先讲。

乔纳森·罗宾逊： 好的。谢谢。

我想说，你们提出的观点与我们之前的讨论是相通的。我认为我提到了两点，结构和资源，如果大家看一下我们准备要说的内容和要考虑的事项，就会发现实际上是一致的。

---

我想说，显然最近出现了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 CWG 工作，社群 — 我们非常努力地 — 定义了一些用于 CWG 工作的标准程序。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对它们的适当角色有信心。事实上，尽管董事会的认识，可能是对章程的一种独特认识，但实际上，一般来说，董事会似乎认识到这种成果的价值，并已准备好，根据你们的 — 这与你们的信托或者法律限制不存在任何冲突 — 至少董事会比较尊重、接受这些 CWG 的要求、这些 CWG 的成果，这样很好。

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 从缔约方机构的角度来看，我是说，我们 — 我们认为非常有必要强调一下 GNSO PDP 的首要性，这同样符合你们的观点，结构、章程、与缔约方相关的政策制定的适当地位。

大家知道，PDP 的工作存在非常具体的由 ICANN 章程定义的角色，当然我们严格遵守这些成果。

我们要提醒自己，也提醒你们 — 注意 GNSO PDP 的特殊且明确的角色，并且这是 GNSO 政策制定流程的地方。

显然，你们有 — 大家知道，布鲁斯、贝基还有其他人都是非常熟悉所有这些，他们过去和将来都能听从你们的指派，但现在我们真的要將 PDP 中的政策工作放在我们心目中的首要位置了，适当地完成这些工作并通过适当的流程，在大量资源进入其他领域的移交后环境中，我们要开始重回正轨。在我们思考我们的首要目标时，我们要重点关注 PDP 政策制定。

史蒂夫·克罗克:

是的。我来稍微补充一下。

你刚才说提醒董事会注意角色之类的，我在想“好吧，这些话也是我要对 CWG、对跨社群工作组说的，大家知道，我要说‘不要认为工作已经完成了，因为我们的主要渠道是政策制定流程’。”

CCWG 是 — 其目的是打破孤立性质，我始终认为这是一个催生提案的建设性流程，而不是强加某个决策，并且提议的处置模型是绝对有必要的。

所以我认为 CCWG 非常适合建设性思考流程，非常适合头脑风暴，并且非常适合共同商议提案等等，但仍然要通过 — 通过流程中的所有环节，大家知道，我们可以继续这样，但我认为这是基本的概念。

一个实际的小细节是，我们写了很多关于 CCWG 的信息和文件，我认为这个词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有时候它是指具体的工作组，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 — 这对于大家来说是个很小的文字问题 — 我们倾向于认为具体的工作组应该是 CCWG — XY，如果有必要，我们会成立一个 XY 注册机构。你们和我都非常熟悉的是 AP，代表拍卖收益，而不是问责制。

这是我要澄清的一个小细节。好的。

布鲁斯·托金：

我想讲一下对最近 CCWG 获益的观察，然后想知道你们如何在 PDP 中复制这种获益。

我想，CCWG 的其中一个获益是，获得了来自 GAC 和 ALAC 的关于工作范围的认可，尤其是还有一些其他咨询委员会的认可，获得了向工作组贡献工作成员的认可，获得了批准成果的认可，如果我们看看没有做这种工作的一些其他例子，就知道不这样做问题很大。

比如说，没有让 GAC 尽早理解某项政策工作的范围。GAC 认为他们不需要为政策工作提供任何资源。你们完成了政策工作，然后他们看完最终文件后说：“好吧，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文件，我们对它不满意”，然后他们会 — 他们会向董事会提出建议：“我们对它不满意。你们要采取点措施。”这显然是不正常的，因为这会浪费早期工作的很多时间。

所以关于 PDP 要考虑的一点是，可以设置什么机制来征集关于范围的意见。也就是说章程以及工作的目的。你们能采用什么机制来鼓励 ALAC，特别是 GAC 这样的团队在 PDP 中投入人员？在 PDP 提交给董事会之前，你们能采用什么机制来让他们认可 PDP 的工作成果？

所以要考虑一下 — 对我来说这几乎是全部。大家知道，应该尽早征集建议，以便我们就范围达成一致，并在流程完成时最终获得认可，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显然有一些团队在流程完成之前根本没有参与。

---

乔纳森·罗宾逊： 我意识到 — 我想简单回应一下，然后 — 我是说，这些是 — 我认为这三个观点都是非常好的，但我想提醒你们的是，我们和 GNSO/GAC 协商小组做了不少工作，为了尽早让 GAC 参与 PDP 也实施了详细的结构化工作，并且我认为 GNSO 和 GAC 都计划在本次会议上认可这些成果。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布鲁斯·托金： 谢林？

杰夫·纽曼

(JEFF NEUMAN): 谢谢。我是杰夫·纽曼。我想补充一点，我认为我们需要董事会在其中一些方面提供帮助，布鲁斯，IGO/INGO 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

如果董事会不支持 GNSO 的政策制定流程，那么 GAC 或者其他任何方都没有参与的动机，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只要回避就能达到想要的结果。

我听你们说 — 作为后续程序的 PDP 主席，我们在尽一切努力获得所有咨询委员会和其他支持组织的意见，包括在章程阶段，所以我们理解。

但除非我们获得来自董事会的适当支持，否则当 GNSO 审查此流程时，就没有意义了。



---

布鲁斯·托金：                      谢林？

谢林·查拉比

(Cherine Chalaby):

在。我 — 乔纳森，我非常理解你的意见，因为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意见。

章程明确规定了 PDP 流程以及总体上的董事会期望。它是个以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为基础的流程。大家知道，董事会不能反对或者拒绝它，而是应该接受。

跨社群是一种最近几年出现的新现象。但也有一种假设，那就是董事会之所以接受 — 尤其是在 WS1 阶段接受了建议，是因为这是个由社群推动的流程。

你说“重回正轨”，对于出现的 CCWG 工作，这意味着什么呢？你是认为它只是个供董事会评估、返回的提案，还是说我们需要 — 我认为我们对于 PDP 还没有达成很好的共识 — 还不是很明确。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在 WS1 非常明确，我认为在 WS2 也有一点明确，但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完全明确将来应该如何处理 CCWG 的建议，它只是个供董事会评估、接受、拒绝的提案，还是说由于它是个跨社群的自下而上的流程，所以董事会也会认为它与 PDP 具有相同价值。

---

我想就此继续讨论一会，也许我们不能在今天获得全面的答案，但我们真的有必要明确这一点。否则，将来就会出现期望不一致的情况。

你愿意回应一下...

乔纳森·罗宾逊:

我想交给其他人来回应，但关于“重回正轨”，我想澄清一下，我认为这与董事会如何评估 CWG 不太相关，尽管我认为这是个值得关注的正常顾虑，更多的是关于如何认可 PDP 的首要性、清晰的结构，在很多方面这是志愿者对于政策制定最为关注的一点，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看到 CWG 胜过一切资源，这就是我所说的“重回正轨”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关注。但我 — 显然，对于 PDP，正如你所说，我们有 — 我们有众所周知的定义明确的结构。我想听一下其他人对于 CWG 的角色以及董事会处理这些建议的能力的看法。

史蒂夫·克罗克:

我重申一下，我认为问责制 CCWG 是一个 — 一个独特的体验，我认为它改变了大家对 CCWG 的总体看法也是很自然的。我的看法是，以前有 CCWG，显然将来还会继续有，我们不能用固定的思维模式来看待问责制 CCWG，不要认为它是一种模式等等，这一点很重要。这是个非常特殊的体验，而且非常成功，但与此同时，它也并不是以正常的方式来发展的。

克里斯·狄思潘：

谢谢保罗。我想澄清一下 — 我也许听错了，但我认为 —

我们来明确一下。这并不是我们第一次这样做了，所以就目前而言，无论你们怎么称呼它都没关系。我等会再回头讲这一点。早在 2001-2002 年，有一个流程，当时我们称之为 ICANN 2.0，我记不起来当时叫什么了，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跨社群工作组，因为全体社群聚集在一起，共同商讨如何重新组建 ICANN。这实际上和我们刚刚所做的工作一样，尽管是出于其他原因，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做完了。

至于 — 我同意史蒂夫的意见，我认为这非常重要 — 我们在一些阶段讨论过更改名称 — 将 CCWG 和 CWG 的名称改成其他有历史意义的名称，避免造成混淆，这样每当有人提起“CCWG”时，我们不会马上想起庞大的改变整个 ICANN 结构的工作组。

CCWG 已经用于政策。ccNSO 的 IDN 快速通道可能是 — 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实际上是一个 CCWG。是 ccNSO 运行的。他们选择将它变成跨社群的工作组，因为他们认为让大家都参与其中非常重要。

所以我认为你们可以 — 从政策角度来看，他们可以非常有用，这取决于你们正在做的工作，但我同意，我们需要非常谨慎，确保最后不会得出一种经验法则，说制定 ccTLD 政策的地方已不再是 ccNSO，而是 CCWG，制定 gTLD 政策的地方已不再是 GNSO。我们必须 — 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牢记并捍卫一点，SO 才是制定政策的地方。谢谢。

---

克里斯·狄思潘：                    杰夫？

杰夫·纽曼：                    谢谢。我是杰夫·纽曼，我有两点要讲，其中一点是对前面观点的回应，第二点则与下一个主题吻合。

第一点是，克里斯，你说的非常好，我认为应该提交给 GAC。在过去几天关于地理名称的讨论中，大家知道，GNSO 为什么需要对关于地理名称的 PDP 进行讨论，因为已经有好几个 GAC 成员联系我，他们尝试 — 尝试成立关于地理名称的跨社群工作组，而不是将其纳入 PDP。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们的回应更多地带有感情色彩 — 他们认为 CCWG 可以共同控制，而不是在 GNSO 的控制下，他们认为 — 他们觉得在 GNSO PDP 中，GNSO 对于是否接受建议具有最终投票权，而 GAC 不一定 — 不一定对此满意。我不应该说“GAC”的。与我讨论的几个成员说，他们正在做的工作最终要由 GNSO 来投票，他们对于这一点不太满意。

但我们真的需要再强调一下，GNSO 是制定通用顶级域政策的适当组织。这是关键所在。我认为董事会需要向 GAC 重申这一点，这是制定通用顶级域政策的组织。我等会再讲第二点，因为我认为贝基和其他人可能有一些意见。

---

格雷姆·邦顿

(RAEME BUNTON)： 我认为我们 — 抱歉，我是格雷姆。宏安在等待发言，接着是贝基。

钟宏安 (EDMON CHUNG)： 好的。我是钟宏安。谢林所说的，克里斯所说的也正是我想要的。对于 PDP，问题的答案是“取决于具体情况”。它取决于主题事项是什么。所以如果是关于 gTLD，那么就由 GNSO PDP 决定。如果是关于 ccTLD，就由 ccNSO 政策决定。

所以情况是这样的，根据杰夫所说的，我们在为这次会议做准备时，杰夫所说的是，除了 GAC 尽早参与和其他任何事情之外，在 PDP 期间，还会有加速机制，就像 IDN ccTLD 快速通道之外，这种加速机制可以邀请 — 更加正式地邀请其他 SO 和 AC 参与这些讨论和商议，无论它是在成熟的 CCWG 中衍生，还是采用其他形式，无论是何种机制。但最终，一切应该回到乔纳森所说的首要性，即 GNSO 是制定 gTLD 政策的组织。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

但我们也听到布鲁斯说，在我们的 PDP 流程中，不仅要邀请不同的 SO 和 AC，我认为还要记录一些意见，来自他们的意见。这种机制可能还没有充分建立。

它会成为 CCWG 吗？会成为一些其他机制吗？这可能也是社群需要思考的事情。所以...

---

格雷姆·邦顿： 谢谢宏安。

下面是贝基。

贝基·伯尔： 我想说 — 乔纳森提到了关于 CCWG 的 CCWG，我认为这是个很有用的文件，能帮助我们明确这样一个事实，这些东西不会用于绕过 PDP 流程，它们必须有具体和有限的目标及时间期限，有明确的章程，规定 CCWG 本身不会产生任何东西。工作成果始终都要先提交给章程组织 SO 和 AC，才能采取进一步行动。

大家知道，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人们才会开始理解我们可以看看这份报告，说这并不奏效。这并不是说不能再次偏离它。但我认为对于政策制定问题，情况非常明确，我们需要不断参考这份报告。

我认为另一个非常有用的方面是它谈到了哪些 CCWG 取得了成功，哪些并不成功，以及成功的 CCWG 的特征。这也能够限制和避免绕过一些东西。

我想对大家说，它并不是最惊天动地的文件，但它确实谈到了让我们在这方面保持诚实的最佳实践。

格雷姆·邦顿： 谢谢贝基。乔纳森要发言，那么乔纳森、布鲁斯先讲，然后是萨曼莎。

乔纳森·罗宾逊:

我简单讲三点。首先，我认为史蒂夫之前处理过命名问题。给这些工作组命名不是什么难题。称之为 CWG 之类的，就可以了。这一点我们先放在一边。

我认为对于流程正式化，正如贝基所说，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很好的工作。我认为它经过两个关键机制。一个主要是在 CCWG 流程正式化方面的工作。第二，我们确实收获了一些经验教训。我认为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三点是，我想提醒大家，PDP — GNSO PDP 欢迎大家参与。目前，我们可能不愿意参与。这可能有问题。但任何人都理应能够参加。它们和 CWG 一样开放。谢谢。

布鲁斯·托金:

我回想起了你最初的介绍，乔纳森。听起来好像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是：gTLD 的政策制定在哪里进行？这实际上在章程中已经规定了，是 GNSO。如果要做任何更改，就需要更改章程。从你刚才所说的话中，我还听说，主要是看到这里的标题，我想是：组织将其资源投入在哪里呢？

对于问责制，我们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寻求外部法律建议。我们可能还花费了数十万美元的差旅费。这也是你的问题的一部分吗？换句话说，这可能是你说的第二点。但是组织将其资源分配在哪里呢？

乔纳森·罗宾逊:

其他人会谈到这个，布鲁斯。谢谢。

杰夫·纽曼：

谢谢你，布鲁斯。我是杰夫·纽曼。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解。我自己可能做不到这么好。

但是，对于差旅资金和资源，大家知道，尤其是对于差旅资金，提供差旅支持的目的是为那些如果没有这些支持就无法获得资金的人士提供资源，也是为了增加 ICANN 所举行活动中互联网社群参与的多样性。

但在过去几年里，似乎所有额外的 ICANN 会议差旅资金，除了广泛提供给 SO 和 AC 的之外，确实只提供给了参与 ICANN 移交和问责制流程的人士。但只有极少的资金提供给了参与 ICANN 政策制定流程的人士。这是 ICANN 的核心活动之一。

换句话说，我们为那些想要证明 ICANN 存在的理由或者改善 ICANN 问责制的人士提供了充裕的资金，却没有为支持 ICANN 实际使命的人提供充裕的资金。这似乎全然是一种倒退。

举例来说，尽管移交已经完成了，但对于当前的会议，有人提出为参与后续程序 PDP 的人士提供资金，否则他们就因为缺乏资金而无法参与。

其中两个人是实际的工作通道联合主席，是相对较新的 ICANN 参与者，投入了相当多的资源来从事志愿活动。我们被告知，理论上，他们可以获得一个晚上的参会资金，但无法获得全部的差旅支持。他们无法获得飞机票，无法获得剩余时间的住宿费，也无法获得整个行程的每日津贴。显然，由于无法获得充分的资金，他们便无法参与。



---

但随后，我们发现八个人获得了参与问责制 CCWG 的全部资金，四个人获得了部分资金，用于支付八张来回机票、54 此额外的酒店住宿和 53 个每日津贴。在这 12 个获得资金的人中，所有人 — 我强调一下，是所有人 — 都是 ICANN 的常客 — ICANN 会议的常客，从他们的支持组织或网络普通用户组织委员会那里获得了全部资金。

我不想否认确保 ICANN 负责任的重要性。但大家知道，如果我们无法获得完成使命所需的足够支持，那么组织是否是世界上最负责任的组织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我们并不是要求提供额外资金，而是希望资金的分配方式能够反映 ICANN 的核心使命和活动。谢谢。

格雷姆·邦顿：

谢谢，杰夫。

下面是里纳利亚和布鲁斯发言。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杰夫，谢谢你提出这个顾虑。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顾虑，我们已经开始审视资源在整个 ICANN 社群中的分配方式。目前，工作人员正在收集信息，以便我们通过必要的数据来全面审视这个问题。我认为未来我们要做的是确保在政策方面给予充足的能力支持。我们承认目前存在一些缺陷，但我们希望情况能够有所改善。我们希望优先考虑参与

---

度、多样性，在未来的资源分配工作中，我们希望公正平衡地分配，但可能并不意味着一切相等。我们希望根据我们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ICANN 体系中有平衡的利益代表。谢谢。

格雷姆·邦顿：

谢谢。

布鲁斯？

布鲁斯·托金：

是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杰夫。这也是我的一个顾虑，因为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一系列问责机制，就知道我们即将按照章程以及与美国政府签署的《义务确认书》对其进行大量审核。我们有问责制工作，如果你们看一下比例 — 一个很好的做法是追踪差旅资金的去向。

我认为你们实际上有一个了解差旅名额去向的很好的指标。你们也许能发现审查人员的差旅名额与帮助最终用户的实际工作人员的差旅名额的比例严重失调，远远达不到理想比例。我认为我们要特别小心的一点是，如何权衡志愿者库的使用，因为我认为我们能够工作的志愿者库是有限的。

很多情况下，志愿者都要争抢差旅名额。如果提名委员会有一个差旅名额，或者竞争和审核委员会有一个差旅名额，那么志愿者便会推举自己获得名额。

---

如果我们需要有人参加 PDP 工作组，但是没有差旅名额，我们就无法获得最佳人选。

所以我认为我们真的要仔细考虑这一点，我们的差旅资金分配到哪里去了，是不是真的能为最终用户带来改善，或者说是不是变得过于官僚主义了。杰夫，正如你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要对审查进行审查。有点像是那样。

格雷姆·邦顿：

谢谢你，布鲁斯。

斯蒂芬？

斯蒂芬·凡·吉尔德

(STEPHANE van GELDER)： 谢谢，格雷姆。我是斯蒂芬·凡·吉尔德。我是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的副主席。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话题是相互联系的。我们刚才针对 CCWG 和资源分配的讨论也与志愿者过劳和志愿者疲倦相关。我们想将这个问题拿出来与你们进行讨论，而不是要求董事会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自 ICANN 诞生以来便已存在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过去讨论过很多次的问题，但要从整个社群角度来共同看待它，因为它是一个社群 — 一个影响整个社群的问题。它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影响整个社群，志愿者过劳和志愿者疲倦情况越严重，我们便无法以适

---

当的精细度、关注度和所需的工作质量来解决工作中面临的问题，也因此无法为社群服务。

所以我们确实要讨论它。我们正在制作一份文件，我认为保罗和格雷姆会将它发给董事会，这份文件十分详细地阐述了这些问题，并提出了关于如何处理它们的建议。但我现在就想向大家提出其中一些建议。我们对这个问题以及可以对其采取的措施都非常熟悉。我们认为可以对工作组的主席和副主席以及领导层团队进行培训，确保工作组以更高效的方式工作。

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提供某些类型的指导，让有经验的 ICANN 社群成员将知识传递给新来的 ICANN 社群成员，使参与门槛变得没那么高。我认为对于交给参与者的的工作的工作量以及时间表缺乏现实的估测，因此这些参与者背后的公司或者这些参与者本身 — 如果参与者是个体经营或者无业或者无论从事什么工作 — 非常难参与，因为他们无法估测工作量。他们不知道具体要做哪些工作，要为 ICANN 贡献多少时间。

我们认为有一些技术解决方案可以让这些工作组更好地工作，让他们的工作更具成效，比如加强 Adobe 支持。

我不是要十分详细地阐述我们的所有观点，而是想再讲一两点。一个是语言。我认为 — 我是说，这是我个人更关注的问题。我认为继续争取更好的语言支持很重要。对于英语相对不流畅的人来说，想要参与 ICANN 工作是不可能的 — 仍然是不可能的。其他组织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推动人们

---

以其母语参与，以便他们既能与其他人沟通，又能了解情况并参与进来呢？

最后一点是，我们需要尝试将我们手头的工作分解成更短的时间段、更短的区块，让我们看到的工作量不会延伸几年，而是仅延伸几个月。这样对于每个参与其中的人来说都更好管理。

这就是其中一些理念。我们希望具有建设性。我之前说过，我们会发出 — 我们的主席会发出文件作为后续。但我们认为至少应该开始对话了。非常感谢。

格雷姆·邦顿：

谢谢斯蒂芬。

下面是里纳利亚。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谢谢斯蒂芬。你的发言让我们加强了对挑战的理解，我很高兴获得了你对于推进工作的建设性反馈。

我想知道这是否与他们所说的利益相关方旅行计划有关系，工作人员正在通过此计划帮助解决可持续志愿者库的问题。你能回应一下吗？

斯蒂芬·凡·吉尔德：

简单来讲，没有。

---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 我能建议与这个计划相关联吗？我会让莎莉·科斯特顿 (Sally Costerton) 和她的团队与你进行跟进。谢谢。

格雷姆·邦顿： 很好。谢谢。

还有谁要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吗？没有的话我们请萨曼莎讲话。很好。萨曼莎？

萨曼莎·德梅特拉： 好的。谢谢，格雷姆。我是萨曼莎·德梅特拉。大家在各种话题之间无缝切换，让我的工作变得非常轻松。谢谢大家。

会议差不多进行到一半了，我认为我们应该开始讨论董事会向我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了，也就是：董事会、ICANN 组织和社群需要共同做些什么来提高公众对我们工作的信任和信心？我假定“做些什么”是指 ICANN 所做的工作。

所以我想请我的同事丝黛芬妮·迪谢诺 (Stephanie Duchesneau) 来谈谈这个问题。

丝黛芬妮·迪谢诺： 我简要讲一下 ICANN 工作人员的参与问题，以及它如何与恢复正常的问题以及萨曼莎所说的问题融为一体，因为目前这是严重削弱信任的因素之一，至少在缔约方机构内是这样。

几个月前新 CEO 加入时，我们听说他在第一个任期的关键目标之一是澄清 ICANN 董事会、ICANN 工作人员和 ICANN 社群的角色，并强调 ICANN 组织作为促进者的使命，这只是其中一种声音。这对于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群体来说是非常令人激动，非常令人振作的。

但我认为，在我们所说的 ICANN 组织角色愿景与我们在很多正在进行的工作中看到的现实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有很多例证。

举其中一两个例子来说，一方面，我们看到工作人员对于如何实施某个事情的解释问题，尽管政策文字本身是沉默的，这与政策的意图相矛盾。一个例子是，现在我们正在讨论任何实施一致的标签和显示要求 — 抱歉，现在我们正在讨论在注册服务商方面更改注册人流程。

关于这方面 — 尤其是对于使用隐私和代理服务的注册人，这一政策有两种实施方式。一方面，你可以触发旨在提供更多制衡的流程，以防域名劫持。所以你可以在两种情况之一触发它。也就是实际的客户信息、实际的注册人信息正在被更改的情况，可能不一定是 WHOIS 中反映的信息。或者也可以只在公共数据被更改时触发流程。

我们知道，后者更容易由 ICANN 工作人员监督。但是社群和注册服务商 — 我们已经与其他部门讨论过这一问题，大家强烈同意，为了维护政策的真实意图，应该采用前一个建议，也就是

说，更改实际注册人信息时比较重要，而不一定只是更改隐私数据。

现在，尽管政策对此没有规定，但工作人员在与注册服务商的沟通中非常激进地推进另一种解释。这违背了我们所认为的 ICANN 一直以来的角色 — 通过政策和实施审核团队的建议所定义的角色，在这些 IRT 中角色应该是什么，在这些政策制定流程中角色应该是什么。

然后我们看到另一种类型的互动，其中有社群未必已要求工作人员参与的严肃工作领域，特别是我们已经看到在一致标签和显示政策中有两个要求，一个是注册管理机构实施来自增强型 WHOIS 工作组的建议。除此之外，合同中还要求在 RDAP 协议定案后进行实施。

尽管还没收到要求，但工作人员已经花了大量工作制定基于 RDAP 特征的额外要求，实际上合同中并没有要求在协议本身之外实施这些额外的 ICANN 制定的要求。如果我们废除 WHOIS，这是一方面，有人还预期应该提供相同的信息，但预期是，我们将平行运行两种系统。但并不是 — 工作人员并未将其制作为资源。实际上工作人员一直在大力推迟，注册管理机构还要额外实施这些要求，尽管这些要求并非来自社群，而是直接来自工作人员。并且社群没有提出要求。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志愿者疲劳相关，我们都很累，都很忙，真的感觉最后一段路并不是一场战斗 — 无论是社群内部工作还



---

是利益相关方组织内部工作，这真的并不是社群内部的一场战斗。我们正在与工作人员战斗，这真的违背了我们所认为的工作人员的促进者、协调人的角色。

格雷姆·邦顿： 有请里纳利亚发言。

里纳利亚·阿卜杜尔·拉辛： 我来试着讲一讲，史蒂夫。我认为我们一直 — 董事会一直知道这些类型的问题，我想在总体上讲一下，而不是针对某个具体情况。我认为在有些情况下，工作人员遇到实施难题，因为可能没有足够的信息指导他们应该如何实施。在过去，工作人员和董事会之间确实没有处理这一事项的流程。我认为 CEO 已经提议，无论何时他遇到这类挑战，都会回来向董事提出问题，然后我们会推动关于如何处理在 ICANN 组织中遇到的挑战的流程。至少我是这么理解的。

格雷姆·邦顿： 谢谢。接下来请克里斯、乔纳森和唐娜发言。

克里斯·狄思潘： 丝黛芬尼，你能 — 我认为里纳利亚讨论的是政策出台后有时存在的差距，其中存在差距，我们接受政策之后它继续前进，这被称为实施。有时候 — 如果我们按照你们的期望去做，你

们就没意见。但如果没有按照你们的期望，你们就有意见了。但你们还谈到了，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我指的是 RDAP — 你们讨论的是 — 我想确保我理解正确。你们说这是一个 — 似乎是 ICANN 组织强加的 — 工作人员强加的东西，政策中并没有相关规定，并且它似乎被附加到不属于 — 属于政策的其他东西。那么什么是 — 你们认为什么才是正确处理的方式呢？应该 — 我们应该交回给你们吗？如何 — 应该如何完成？如果我 — 如果我解释的方式是正确的话。

丝黛芬妮·迪谢诺：

当然，从我的角度来看，抱歉，我插进来直接回应一下。目前正在关于 WHOIS 的大量政策工作，我们正在考虑的一件事是我们如何利用 — 政策如何修改，政策是否应该修改以利用 RDAP 可能带来的新功能。到那时，注册管理机构和志愿的注册服务商可以实施协议，但他们应该这样做，只要他们平行运行 WHOIS，并且符合 WHOIS 的协议要求，通过他们选择的模式，只要与通过 IETF 制定的实际要求相符。当社群制定好政策后，很可能是通过关于注册目录服务的政策制定流程，这些可能会定义关于如何实施的要求 — 关于如何实施 RDAP 的额外要求。

克里斯·狄思潘：

我能回应一下吗？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你们今天并不打算具体讨论这一点。你们只是举一个问题的例子，关于 ICANN 组

---

织、工作人员、强加的工作人员、政策的问题，对于这些事情，他们实际上应该来到 GNSO，说这是政策，你们来解决它，这就是问题所在。

丝黛芬妮·迪谢诺： 对。

格雷姆·邦顿： 跃然想要回应。请讲。

马跃然 (GORAN MARBY): 有人要求我回到会议室。所以我对你们讨论的问题略有想法。我认为政策工作非常重要。我与董事会以及我的团队一直在共同努力做的工作是明确角色。我认为这非常符合新章程的宗旨，那就是我们要有明确的角色。这就是我们最后的总结，有时候我提到 ICANN 时，我指的是一个整体。并且我 — 但我们有不同的角色。社群撰写政策，并根据它们做出决策，董事会让我去实施它们，然后我的另一个角色是支持社群。大家应该知道其中存在疑问。除此之外，关于我的和董事会的计划，我们现在将要在下周决定 — 董事会将对一份文件做出决定，这份文件实际上阐述了董事会让 CEO 做哪些工作，这在 ICANN 历史上尚属首次。这仅仅用了 18 年。因此我认为我们实现了目标。我认为，很多人对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看法。但要把它写下来并进行讨论，我认为这很重要。

我认为 — 我进来的时候，里纳利亚也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观点。我称之为“失败流程”，这更多是我的一种幽默说法。当有人向董事会提出什么提议，通过董事会之后，最后 — 社群实际上并没有达成完整的结论或共识，我们就进入实施阶段，最后发现有其他部分的社群并没有真正同意。因为我知道，大家也知道，我对政策采取的一些措施，例如，将其加入某些类型的合同安排或协议中，有时候会有点困难。所以我们需要明确我们的流程。我认为其中有一些流程需要改进。

我让我的团队参加这次会议，我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在任何讨论中都将保持中立，因为必须由社群来对确定达成一致的方式。我并不是说我们之前没有那样做。我只是认为划定界限会让每个人都更清楚。我是想说，我的工作是实施社群决定的政策。这样做的一个副作用是，政策在到我们手里时，应该可以实施并且各方已达成一致。我认为这是我们要共同努力改善的一个方面。谢谢。

格雷姆·邦顿:

谢谢。接下来有请乔纳森、唐娜和乔丁发言。

乔纳森·罗宾逊:

我想快速说两点。第一点，我认为我们应该承认，跃然，你的员工在这次会议上确实与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组织 X.com 会面了，尽管丝黛芬尼的观点很严肃也很合理，但我们可能面

---

临某些形式的时机问题。这些可能是与你和你的员工的当前工作方式没有关联的传统观点。所以 — 这里可能有一个问题。

但我想特别指出的是 — 丝黛芬尼提到了政策实施审核小组，这有点不准确，我们指的是工作组。我认为它是一个工作组，查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担任过工作组主席，为了处理新 gTLD 计划之后可能出现的一些潜在差距，工作组做了大量工作。所以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应该熟悉工作组的工作和成果，因为这是联结其中一些问题的非常有用的步骤。谢谢。

格雷姆·邦顿：

谢谢乔纳森。唐娜。

唐娜·奥斯汀：

谢谢，格雷姆。我是来自 Neustar 的唐娜·奥斯汀。关于实际解决方案，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承认，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与工作人员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对抗关系，这很遗憾，也未必是我们双方都满意的关系。我们今天早上对可能的解决方案进行了一些讨论，我认为其中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当我们出现争论时，可能有必要在两个团体之间进行协调 — 即使是让这里的某个独立第三方来协调也有助于问题的进展，所以我们实际上可以梳理一下问题的内容，并深入问题的核心，然后解决问题，向前发展。我认为这是可以考虑的。我们还认为，尽管协调是一个很好的注意，但关于一些 GDD 工作人员的角色，他们往往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万事通，这本身也

会带来挑战。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有人来带头在利益相关方群体和工作人员之间，我不想称之为协商，而是讨论。可能有必要确保他们具有必要的技能 — 大家知道，确保他们确实能协调情况，大家知道，也许我们也能稍微改进一下我们的沟通方式。

我认为第三点是，也就是跃然所说的预先记录期望。我认为要改善关系还需要走很长的路 — 在我们进行这些讨论之前，我们了解每个参与人的角色和责任，当我们偏离轨道时，我们能回到正轨，并将其作为讨论的基础。

我不想暂停这些讨论，因为这样不符合我们的业务最佳利益，但对于问题解决所需的漫长时间，我们感到很沮丧。大家知道，我们有三四个问题一直在兜兜转转，并不是说毫无进展，而是说在过去两年间并没有多大进展。所以我们想找出 — 大家知道，我们想与 GDD 工作人员一起找到更好的沟通方式，因为我认为我们往往会各讲各的。如果我们真的能彼此交谈，并了解双方的出发点，将会是一件好事。谢谢。

格雷姆·邦顿：

感谢唐娜。乔丁？

乔丁·布坎南：

好的，谢谢。我简单讲一下就行，因为我认为乔纳森和唐娜已经把我要讲的大部分都讲完了。但对于乔纳森的观点，我想补

充的是，回顾政策实施工作，无约束性 PDP 仍然是 PDP，因为董事会批准了其工作。我认为对于跃然所说的观点，我们要总结和反思的一点是，有时候存在一些差距，而这一工作让我们能够解决这些差距，通常是交还给政策制定组织。不要让工作人员强加其对于正确解释方式的判断。尤其是，我认为，正如丝黛芬妮所指出的那样，当社群和工作人员对于政策实施的意图和方向达成显著一致时，就存在问题的信号，我们应该尽快回头联系政策制定机构，了解如何确保我们明确社群的意图，而不是拖延很长时间，在一些签约方与工作人员之间反复确认其意图，因为这样没有成效。我认为，大家知道，当我们谈到志愿者疲劳这样的问题时，我们都不应该将我们的志愿时间花在与工作人员争论如何解释上，因为当出现争论时，我们有明确界定的机制来解决。

格雷姆·邦顿：

谢谢乔丁。有请斯蒂芬和跃然发言。

斯蒂芬·凡·吉尔德：

谢谢。我是斯蒂芬·凡·吉尔德。我很快讲完。我认为，对于克里斯提到的一点，存在一个分歧。克里斯，你之前说，如果你们按照我们的期望去做，我们就没意见。但如果没有按照我们的期望，我们就有意见了。这其中存在一个分歧，我不认为 — 你也听到前三位演讲者说了，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我认为

---

这与改善最终结果有关。而不是天真地按照我们的期望去做，扔掉玩具。

格雷姆·邦顿：

谢谢斯蒂芬。跃然？

马跃然：

我只是想 — 要知道，我是从一个非常实际的角度来看待的，我认为其中一些问题我们要坐下来把流程的不同步骤过一遍。以典型的 ICANN 的相互信任的方式。因为我们需要做的是明确我们如何 — 流程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以及不同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我会回到事实中来。我认为我的团队在拿到实施指令后，非常难做。他们从董事会那里得到实施指令，这就意味着这是他们持有的指令。然后他们拿着这个指令，意识到存在一些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那么他们该怎么做呢？他们必须加入社群，最后发现有时候社群并没有真正解决所有出现的问题。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我与 — 因为这是董事会也需要参与的讨论，因为没有人想绕圈子。那么我们会 — 我们正在做的非常实际的事情是，我已经提出我们要撰写一份手册，说明如何与社群和董事会分享意见，如何处理各种情况，例如无法实施的情况。所以大家知道，这就意味着我们实际上能够共同解决问题，确保不会花太多时间绕圈子。但我很乐观 — 我认为 — 我实际上希望现在进行讨论。很抱歉，我之前不在会议室。我当时正在发表



---

演讲。但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所以我回来了，因为这关系到如何让政策制定流程更具效率。如果你认为 — 如果你认为今天会议室应该有其他人员在场，如果我们应该参与 — 我欢迎任何讨论，因为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有一个小问题。我不认为过一个晚上情况就能有所改变。我们还要继续做点什么。历史也是非常难改变的。我试了好几次，但一次都没有成功。谢谢。

格雷姆·邦顿：

谢谢跃然。我之前漏了钟宏安，那么现在请他先讲，之后是谢林和杰夫。

钟宏安：

我是钟宏安。跃然之前说下周就会出台一份文件，对此我非常高兴。但我在想如果 — 我想补充一下乔纳森和乔丁之前所说的关于实施和政策的方面 — 工作组的成果以及相互关系。我想知道这份文件与工作的关系。并且特别是对于 — 我想提出一个有趣的观察发现。我们对于政策似乎有一套流程，并且现在制订了一套将政策付诸实施的流程。但我认为，这次对话想要推动的是 — 跃然想要说的是，从实施到执行仍然存在一个差距。这似乎是一个开头，我在想，跃然提到的花了 18 年时间才撰写的文件能否解决那个问题，跃然提到的手册能否解决那个问题，这些文件和手册是否真的能下周出台并公开征询意见 — 这能奏效吗？

马跃然：

我澄清一下。董事会正在做出决议的那份文件实际上是我的任务。我们首次澄清了 CEO 应该做的工作，对此我非常感激。这让我的工作轻松多了。另一件事是 — 这是我们正在开始做的事情。我们已经说过，在我们写下这些东西时，当然我们要与社群和董事会共同解决一些事情。因为这是 — 这是我们要共同解决的问题。我认为，在从政策决策到实际实施或者执行方式的结构方面，我们将寻找未来改进的机会。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要改变任何程序事项，而是与你们一起决定如何尽可能提高其效率。考虑到这是由社群驱动的流程 — 这就是重点所在，讨论中存在不同的利益。但当然，它是一个公开透明的流程，如果我坐在办公室写点什么东西，然后试图强迫大家接受其实施方式的话，是行不通的。我认为这是无论如何也行不通的。

格雷姆·邦顿：

谢谢跃然。谢林？

谢林·查拉比：

我想根据我们在首轮新 gTLD — 上次的新 gTLD 轮次中获得的经验提出一些观察发现，因为在那个阶段，所有政策和实施问题都暴露无遗。

---

我认为出现这个问题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申请人指导手册》，也就是 PDP 的成果，我认为该手册没有足够详细地阐述从政策一直到实施的流程。中间缺乏一个步骤，作为一个组织，我们缺乏这个步骤，我将它称为从政策到设计到实施的步骤。

所以在实施过程中，我们不得不解决《申请人指导手册》中没有提出的大量问题，这是出现问题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没有审视这样一个说法“我们不清楚政策的实施方式。我们应该停止工作。停止工作，交还给 GNSO，然后让他们解决。”

有一个良好意图是，让我们速度更快一些，尽量解决问题，尽量解决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将其视为实施，但 GNSO 将其视为政策修改，而不是实施。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有人之前也提到过，那就是，中间缺少一个机构，一个协调机构，你可以对这个机构说“看，政策是那样说的，但政策不完整。我们想要实施。我们发现难以实施。我们如何在不暂停、不影响整个进度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

我认为我们需要解决这三个原因，如果解决了这三个原因，问题就会消失。

---

格雷姆·邦顿：                    谢谢你，谢林。

                                         有请杰夫和乔丁发言。

杰夫·纽曼：                    谢谢。我是杰夫·纽曼。

我想我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有点像是顿悟。大家知道我们是如何让 GAC 尽早参与的吧？相关的负责人或者负责实施的人员为什么不能尽早参与呢？PDP 并不是只需要一个月就能完成。这些 PDP 至少需要两三年，如果成立了实施团队，可能还需要额外时间。

我从 1998 年开始就加入了 ICANN。顺便说一下，这是我参加的第 50 次会议了。我从来没有 —

[鼓掌]

我不想 — 不，不，这不是重点。不是。

[笑声]

重点是 — 我一直在要求 ICANN 实施工作人员参与，所以他们知道，并不只是董事会向工作人员发出实施指令。他们能实际参与，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提出问题。

我 — 举例来说，我是后续程序 PDP 的联合主席之一。我们正在讨论注册管理机构服务提供商认证。忽略这个例子。但重点

---

是，负责起草实施方案的人不仅应当在 Adobe 上听取意见，还应该提出问题，说“嗨，等一下，我觉得这在将来是个潜在问题。”这样会让流程加速。这并不是对抗。这实际上是一种合作，并且实际上将成为我们要求 GAC 和其他方参与此流程的一个模式。

如果我们那样做，我认为我们可以节省大量时间。

格雷姆·邦顿：

谢谢，杰夫。乔丁，唐娜，跃然，接着是乔纳森。

乔丁·布坎南：

谢谢你，谢林。这是 — 我认为你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 AGB 或新 gTLD 计划的执行展示了许多这些问题的缩影，虽然我听到你说，AGB 不够详细，也许我们更喜欢快速做完而不是正确做完工作，我认为，我的天，我们真的能做到吗，因为指南有几百页那么长，我觉得没人会对工作的前进节奏特别满意。

我确实认为你所说的第三点是非常正确的，有时候当我们知道事情会变得复杂时，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可能不会在我们写下的第一句话中获得正确结果，我们需要一个自我修复机制，而这并不是对 AGB 的预期。我认为我们有一些自大，以为我们能够写下一些话，让计划得到完美实施，因为 GNSO 输出的价值之一就是可预测性，说“我们预先写下一切东西，并且无论是什么都要严格遵守”，而这是不可能的。我认为实施过程

---

中出现了太多问题，这已经成了一种现实的期望，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并建立一种机制，在指导手册中对其进行纠正，这可能涉及到大量问题。

对于跃然一分钟之前所说的话，我认为他提到的紧张问题是确实存在的，工作人员 — 董事会关于政策实施的决议通常说“嗨，工作人员，去执行它。”对吧？而且大家知道，社群在董事会决议中的地位还不是百分之百明确，对吧？

所以其中一方面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角色定义问题，但我认为还有一方面是要意识到，董事会决议之后还有两大后续阶段。由于我们审查了这一合同框架，其中之一是明确实施过程应该以什么语言为指引。就像是哪些语言会改变合同一样，工作人员具体会使用什么机制。我认为这一流程也需要主要由社群驱动，这也是政策实施 PDP 要表达和反映的，我认为我们需要期望社群积极参与这一流程。

一旦我们写完这些文字，将它们加入合同，角色就会发生显著变化。对于实际执行要实施的每日变化的员工还有一个单独角色，在这方面，我认为情形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应该期望工作人员在将来真正对其负责。

我认为，我们要更明确地澄清两个阶段，我们更应该期望的是，在第一阶段，工作人员担任协调人和促进者的角色，在第二阶段，工作人员发挥实际推动工作的作用，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区别。

---

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大家知道，关于跃然所说的专业知识，也就是确保我们有合适的技能，我在查看政策人员和 GDD 人员时，发现他们确实有着不同的技能，而他们对于政策制定流程的态度通常是促进性的，所以我们可能只想确保在第一个执行阶段，也就是仍在界定语言的阶段，我们能将其中一些技能也用在 GDD 中。谢谢。

格雷姆·邦顿：

谢谢乔丁。接下来请唐娜、跃然、乔纳森和查克发言。

唐娜·奥斯汀：

谢谢，格雷姆。我是唐娜·奥斯汀。我认为这是对杰夫的建议的回应，我想从反面说一点，因为其中存在资源问题，大家知道，如果让政策工作人员支持工作，然后让 GDD 工作人员也进行跟进。所以如果反过来看的话，让来自政策团队的人与实施团队的人在乔丁之前所说的第一个初期阶段密切合作，这可能就是对资源的更好利用。

格雷姆·邦顿：

感谢唐娜。

跃然？

---

马跃然： 我马上就要走了，所以拜托同意我吧。

[笑声]

我想发表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见，那就是我们会按照你们的要求行事。如果你们要求我们提出 — 如果你们问我们：“请查看这份政策，看看有没有任何差距”，我们会那样做的。但只有你们要求时，我们才会那样做。

我们不会主动站出来说我们认为这样不好，因为界限很明确，我们不是社群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不应该让自己参与政策制定流程。我 — 这是一条非常强硬的界限 — 大家知道，非常柔软。你们如何处理这种问题？

所以我们讨论的内容与使命密切相关。如果你们在流程中要求我们调查和做某件事，我们会那样做，但我们会 — 这取决于你们的意见，而不是因为我们应该参与流程，因为这是你们的流程，你们来明确，你们来解决问题，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不这样，我就会成为社群的一部分，我认为这不是件好事。我还能呆一分钟。

[笑声]

格雷姆·邦顿： 有直接回应吗？有人在等待发言吗？



---

发言人（姓名不详）： （不在麦克风前。）

格雷姆·邦顿： 好的。

发言人（姓名不详）： （不在麦克风前。）

格雷姆·邦顿： 有请乔纳森、查克和丝黛芬妮发言。

乔纳森·罗宾逊： 我快速讲一点。

我认为，当然，根据我对管理权 CWG 的经验，我们相对无缝地从政策工作转换到了实施工作，并且工作人员具有一定程度的连续性，所以可能 — 我认为在这两个阶段之间进行更有效的衔接是合理的，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格雷姆·邦顿： 谢谢乔纳森。查克？

---

查克·戈麦斯： 这样行得通。很好。好的。

首先要感谢林提醒我们为什么要组建政策和实施工作组，是由于新 gTLD 问题。大家对此存在很多困惑。这个工作组已经工作了 — 我不太清楚，我甚至想不起来我们已经工作多长时间了。我是联合主席。我不是唯一的主席。J.·斯科特·埃文斯是联合主席。工作组的建议得到了 GNSO 理事会的批准，也被董事会批准了。遗憾的是，这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我想建议不了解最新情况的所有人看一下这些建议，因为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 — 我们谈论的问题都与这些建议相关。这些建议谈到了工作人员的角色。谈到了 GNSO 理事会的角色。谈到了受影响方的角色。

我现在并不是要详细讨论这些建议。我们作为签约方非常乐意让你们参阅特定的章节，如果有用的话。它并不是太冗长的文件。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看看。有几个人 — 我非常感谢他们提到了这个文件。这一工作是为了处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大部分问题。

现在它并不是非常死板了。其中已经有了一些灵活性。但它确实涉及我们今天对这一话题讨论的所有方面。我们要利用已经完成的工作，共同利用这一工作成果，如果有什么需要我提供帮助，我会非常乐意。

格雷姆·邦顿： 谢谢你，查克。这一点提得很好。下面是丝黛芬妮。

---

丝黛芬妮·迪谢诺： 我想跟进一下跃然的意见。你提到说，一旦政策制定流程完成后，工作人员仍然需要确定存在哪些差距，我认为这是一个有用的职能。但我们看到的是，工作人员将自身视为主要方，因为他们不仅帮助确定存在哪些差距，还明确地界定如何填补这些差距，结果往往更像是一种指令，而不是关于如何填补差距的对话。

格雷姆·邦顿： 谢谢丝黛芬妮。乔丁？

菲尔·帕金汉姆

(PHIL BUCKINGHAM): 我想借用一下埃德蒙之前发表的观点，那就是工作人员的角色非常有用，有时候他们是稻草人，但有时候感觉他们变成了铁人，当它被否决时，我们没有什么方法来扰乱。

格雷姆·邦顿： 谢谢乔丁。

谢谢跃然加入我们。

还有谁要发言吗？杰夫？

---

杰夫·纽曼:

好的。我想补充一点，我想确保我的意见不会以任何方式打击政策工作人员，我知道他们一直在与实施人员和 PDP 人员进行协作。

我只是想说，我认为政策和实施之间不应该存在差距。对我而言，这些 PDP 能够持续三年，并且实施过程中存在巨大差距，这非常具有讽刺意味，或者说是令人惊讶。

我认为在偶然情况下可能会发生，但应当是偶然的。

所以我的愿望是，大家知道，如果存在协作 — 我知道幕后存在协作 — 那么我们需要积极参与以尽早确定这些差距，所以目前这一阶段董事会尚未发出实施指令，现在这是时间问题 — 大家知道，存在时间限制。

所以我希望 — 唐娜，我并不是指政策工作人员没有做好工作，也不是说他们应该更好地进行协调。

我只是认为，正如我所说，对于我而言，这些流程耗时这么长，而且存在这么大的差距，这是不可思议的，而且也应该提高参与度。

格雷姆·邦顿:

谢谢杰夫。唐娜想快速跟进一下。

---

唐娜·奥斯汀：                    好的。杰夫，我们并非意见不一致。我认为我们说的是从政策到实施的连续性很重要，所以无论你怎么说，我认为我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

格雷姆·邦顿：                    感谢唐娜。我想没有其他人要发言了。

史蒂夫要发言吗？

史蒂夫·克罗克：                我一直在听你们反复讨论，我认为你们的工作做的非常棒，确定了互动过程中的敏感问题，显然它需要更密切的关注。

跃然已经走了，但我确定信息已经充分传达了，我认为我们会传播这些信息，并仔细审视这些信息。

我认为大家提出了一些颇具建设性的观点。我要小心的是，不能说 — 不能在开始讨论之前做出承诺，但我认为，有一些事情我们绝对需要跟进，要尽量了解动向，或者说如果我们不想在董事会层级探讨的话，必须确保它们得到关注。

所以非常感谢你的发言。我期待大家能够加强合作和信任，建立角色明确的关系，并尊重所有各方所承担的角色，而不是建立一种畏惧、抵制或者怨恨的关系，目前似乎就是这样。

我真的非常希望摆脱这一现状。我们看看它的未来进展。我们将在哥本哈根相聚，我非常希望大家能够至少再次积极反应，

---

我对于在哪些时间段能做好哪些工作非常谨慎，但至少希望能像今天这样热烈讨论 — 至少讨论的要点能达到不同的状态。我们来看看如何采取措施。

那么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如果我们还有其他东西要讲的话。另一方面，我认为大家都愿意再呆一两分钟，但...

格雷姆·邦顿： 唐娜可能想快速跟进一下，接着由萨曼莎来结束。

唐娜·奥斯汀： 好的。不是快速跟进，我们要公开认可坐在保罗旁边的人的工作吗？

格雷姆·邦顿： 这是个非常明智的话题。布鲁斯一直 — 他在董事会代表签约方机构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对此我非常感激。我想其他很多人也很感激他。我想明天晚上会有个招待会。

发言人（姓名不详）： （不在麦克风前。）

---

格雷姆·邦顿： 今晚。抱歉。对于被邀请的人而言。

[笑声]

但代表这些注册服务商 — 我让保罗来代表注册管理机构发言 — 我们都非常感谢你的工作。

布鲁斯·托金： 谢谢大家。

[鼓掌]

谢谢。非常荣幸能为大家服务。

史蒂夫·克罗克： 我可不想就这么让你走。

[笑声]

发言人（姓名不详）： （不在麦克风前。）

史蒂夫·克罗克： 好的。我在董事会已经很长时间了，也观察了布鲁斯很长时间，之前他还是 GNSO 理事会主席，从他开始在董事会任职开始，我就开始观察他，显然，他是一位优秀的同事，一位真正的赢家。

---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合作得非常愉快。这些年来他担任副主席，他的意见一直都很明智、均衡、考虑周到，并且具有渊博的知识，他一直都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流砥柱。

我个人也非常仰慕和尊敬他，我们会非常想念他。

我们的董事会非常强大，拥有这么多优秀的人才。但我认为没有人的能力、经验、风度和平衡度能比得上布鲁斯。

布鲁斯·托金：                      谢谢你，先生。

史蒂夫·克罗克：                      谢谢。

[鼓掌]

到午餐时间了。

[文稿完毕]